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二

戸二

內帑

荊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戶二

諫鑄大錢　單穆公

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

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總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旣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罷鹽鐵議　　賢良文學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

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寡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懐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

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費用開均輸以足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

[工商]

不給

恣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效其工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物騰躍而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

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
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
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擅窮
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令縱民於權利罷
鹽鐵以資彊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
禦日以不制而兼幷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
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人民以垣牆爲
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
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
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

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今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後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

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
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
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
安危利害之分指意㸌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所
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
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蓄積有餘是以征
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
民不知（足國足民）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
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
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

有之而百姓困乏之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盈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字小者用非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太農歲課諸入田收

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廄有肥馬路有餓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世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

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

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惰民不務田作饑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

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征役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饑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者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

也古者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闡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從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墮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

而不言丞相御史曰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石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古今風俗參論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衣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

心而不淫入無晏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臝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姓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迺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强宰尚有

彊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割衆猾多黨而侵凌富貴
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
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無而
為有貧而彊奪生不養死厚葬葬死殫家遣女滿車
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
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
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服
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
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
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

不粥于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脩其祖祠以時有事於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三

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
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
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土鼓凷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
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鍾鼓五樂歌
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
板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
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
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
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廟堂之位其
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

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珮古者事生盡愛事死盡哀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

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老死無匹古者不以人力狗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令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取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

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徙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不給民用鹽鐵價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擾啖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

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惡在己己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地主一郡之政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

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埽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明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踕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

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令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牢闌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已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

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令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產不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已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能正管蔡之邪子產不能正鄧晳之僞令一一責之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

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今能務本去末進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論賦算鑄錢及贖罪之弊　　貢禹

漢元帝時上

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此亦後世分數隨俗與家爲累之若此

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

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槀稅鄉部私求不可勝共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

此晁錯之遺說

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

切中今時

風俗之惡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得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孔子匹夫之人耳

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

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諫稅關市疏　　崔融

唐武后時鳳閣舍人崔融上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市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狥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

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繖組闕如饑
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
本者佰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
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
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
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
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
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
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

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
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
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
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
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
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幷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
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極刑秦人
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
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

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家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劒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作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民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

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儌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劒加之以重稅因之以

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也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拾之而不用也漢武以覇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耿少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

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籙沉璧於洛刻石於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聾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爲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卽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拆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丗主

新禮所有支斷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主富其人霸主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冐茲

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
鑑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謇辭伏紙惶懾

論鹽鐵表　　唐德宗興元中上　　劉彤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
故殷辛失道雖得歲而亡齊桓反經雖改法而霸此
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效也是以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者豈祖孫父子而欲殊其業耶誠
代異乎宜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
地道濟生人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表世
者也國家承亡隋之季開累聖之業至於憲章舜典

立教垂訓可謂詳矣然猶倉廩未實流庸未還俗困兼幷人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矣而未能權積習之見不迴而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漢之五葉孝武爲政一廄馬三十萬疋後宮數千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數實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贏儉相懸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

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求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蠲調役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興利貨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討百蠻不憂千金之費懷萬國自有三錫之饒雖戎狄降附堯湯水旱無足虞也如此則成康刑措而頌聲作臣愚易之臣聞可與守成而難與慮始者常情是也陛下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則恐

由習常就變無日伏請付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以使車則愚臣所獻儻裨萬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

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陸贄

唐德宗時上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顔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奏今忽捨近

而邈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櫝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乞罷貨茶榷山放法

張洎

唐太宗時上

臣伏奉中書宣諭聖意令訪聞茶法其榷山通商各有何利害者臣才識鄙陋預聞天旨退就衡泌惶悚實深謹略具榷山放法利害仰對大問惟聖明察之

伏以茶貨之興其來尚矣資民豐國利潤之功愽焉榷山放法損益之制肇自有唐創茲茶法流行天下無異米鹽兆姓所須遠近同俗今獻利者言貨茶利害蓋有二焉一曰榷山一曰放法歷代制置雖或不同舉要而言則榷山之害深放法之利廣也然而幹司邦計之臣必曰朝廷榷山大獲厚利儻從放免徙

利茶商此蓋老生之常談近世之弊法徒傷大體豈務通經者乎今請一二而言之夫南國土疆山澤連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子營生取給更絕他門及其官榷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辦課程物產既窮死亡寧救所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一也禁榷之地法令斯嚴銖兩之茶卽抒憲網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大則破族亡家小則身塡牢戶州縣公事大半爲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口由茲減耗田

野爲之汙萊蠶繭蒸民墜於無告獄連禍結莫甚於斯其弊一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事持愛養卽獲滋豐及夫朝廷榷山鄉原失業茶戶逼於寒餧日有逃亡者茶園陷於姦倖歲有荒廢者年華漸入殘破益深眷彼靈苗鞠爲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張噬臍安及其弊二也謹按唐史穆宗朝宫中營造臺觀國計不克王播希恩請增茶稅李珏上疏曰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厚歛於人殊傷國體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阜財已云歛怨矣至太和九年鹽鐵使王涯始奏行榷茶之法江淮閒百姓茶園官自造作

分命使者主之百姓公言曰果行是法止有盡殺使臣入山撅耳其後甘露事發涯竟就誅故史臣謂王涯欲希恩幸重困蒸人然而竄身姦邪之間與其謀而危其國豈非鬼瞰神奪駕斯禍以懲之乎前史書之以為鑒誠國家膺圖御極子育黎元澤洽窮荒仁及行葦唯茲茶法未叶大中改絃更張正在茲日今若罷榷山之制行放法之條益國便民其利有五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竭民政斯濫矣榷山弊法舉而棄之則委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甿逃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一也造茶之戶既

専物産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澤十年之内茶貨大興通商惠農王賦增集其利二也榷山既放密網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畫象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挽漕河洛方舟巨艫經途萬里風濤没溺官吏姦偷陷失茶綱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榷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出賣之際則大半陳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榷山任民貿易則國中永無棄貨天下咸喫新茶惠潤公私

實為要道其利五也或曰國家制置茶法蓋有歲年一旦通商大虧國計贍用不足其將奈何對曰聖后當陽政先惠下將建無窮之策非急一時之利況茲變法未見虧官榷放便宜謹條件如後

論江南二稅外沿征錢物　陳靖

宋真宗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陳靖上

臣聞為國之本重乎烝黎致理之先存乎教化烝黎泰而國祚永教化行而理道昌前古哲王光宅天下未有不由是而能君兆庶保宗祧享奕世綿綿無疆之休也然則烝黎之所以泰者必在衣給食足賦均

歛乎使安得其居樂得其業無非辜而陷法無爲盜
而憎主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也教化之所以
行者必在刑簡政廉德廣信篤使禮有所設樂有所
施無密法以害人無遑分而取利故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是也今國家奄有萬國垂五十年聲教所及
遐邇必至然臣學非博物材不逮人罔能周知四方
是非休戚唯敢極言本職利病根源伏願聖慈仔細
詳覽而留意焉臣今年正月內准勅差充淮南轉運
副使兼同發運事於二月四日到任方欲求民疾苦
報國寵光計未遂心治且移所自受江南轉運使催

踰半年俗病民瘼十得七八其小者乃當官而行圖
不避事其大者實干邦計非可自專然或隱不言誠
恐得罪且江南僞命自於夏税正税外有元征錢物
曰鹽博紬絹加耗絲綿戶口鹽錢耗脚斗面鹽博斛
斗醞酒麴錢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甲料絲鹽博
綿公用錢米鋪襯蘆蓆米麵脚錢等凡一十四件悉
與諸路不同乃煜父子僭竊江淮縻費爵祿壽納朝
廷之琛賮又失淮海之土田物力不克征歛苛暴太
祖躬行天罰誠欲弔民而自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者
蓋獎知古始怨僞朝不與名第擔簦去國獻策復仇

屬天運之有歸遂甘心於故土然小人之見無大略於時既任轉輸罔思鼎革而輒怨怒其主流毒其民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因仍舊貫以至於今又其沿征數內醞酒麴錢鹽博紬絹鹽博斛斗者江南舊日許人私下造酒等第科納麴錢及嘗散與官鹽博換紬絹斛斗歸復之後酒則禁斷鹽則不支上件沿征准前輸納其次耗脚斗面加耗絲綿諸其所由亦皆類此前後巡撫採訪制置茶鹽承受體量發賑貸等皆承委寄不察疲羸唯不察疲羸而復益之瘡痏遂使貨家鬻產償積欠之征科去

土鄰鄉入逋亡之簿籍目擊堪歎天高莫聞加以屢
年荐饑甚不堪命今歲雖稔亦罕寧居實病本之轉
滋致仁化而未洽矧夫否極則泰感而遂通通泰之
期計在今日伏惟陛下膺圖受籙繼業承祧念太祖
丕變之實難省太宗治平之不易恭默思道期庶績
以咸熙惕厲爲懷畏一物之失所故罔得以有犯無
隱者誠謂陛下必能澄流於源也又臣嘗觀周書兼
之漢史見文王高祖開國創業勞苦艱辛無所不至
武王孝惠纘功述德而猶天下多故域中未寧洎乎
周成漢文治定刑措者非文王武王不及成王之英

睿高祖孝惠不及文帝之智略蓋開國創業之際定霸爭雄也纘功述德之時去愚取賢也誠雄霸之未分賢愚之相半果斷靡暇舉置惟艱故顯忠遂良然後治定刑措萃於成王文帝之世也我皇朝太祖東掃江浙西克巴岷南平越裳北掃澤潞非定霸爭雄歟太宗殄三晉之昏迷斥兩河之醜虜黜羣邪於荒服採多士於草萊非去愚取賢歟夫如是太祖則文王高祖之時太宗則武王孝惠之日陛下則成王文帝之世太祖太宗已無愧文武高惠於前陛下必超邁成王文帝於後也今江南州郡民物凋殘太祖太

宗末果安輯非獨二聖遺善以貽嗣君抑亦周漢治平悉在三世噫周祚八百載漢祚四百年歷代延洪無出於是陛下得不動心哉臣所貢芻蕘蓋當職任陛下儻允愚計確賜主張則顯忠遂良治定刑措起於此而成於彼亦將不遠矣陛下果賜主張無令沮難則臣願竭忠赤復得為陛下剖析而別白也矧江南歸命二十有七載賦斂關市山澤榷酤至於百貨之珍奇庶物之巨細每歲所入有增無虧執事於外者得以叙為勞能坐邀恩爵會計於內者得以資為績用固保隆崇只謂財帛之繁食貨之富足以實國

足以供軍殊不知物貨悖取人民之受弊人民受弊
盜賊之必興盜賊必興干戈之不戢干戈不戢郡邑
之罔寧郡邑罔寧農桑之失業農桑失業則國家無
所出貨帛無所求然後欲圖潤昌不唯不克全有抑
亦庶幾於亂則蜀川事商鑒未遠也臣雖甚狂瞽亦
識便宜挽粟飛芻誠爲本事聚財積穀敢不用心然
或踐彼常途昧於至理不過每到州府長索事分按
問刑獄之淸濫拘檢錢穀之盈虛降丈小大之務場
稽考出納之文簿孜孜點算一一看詳有欺罔則尋
究元由有錯誤則責撻胥吏邇羨剩之額錄爲已功

擅權易之財奪其民利苟且隨時之譽希求進秩之
榮待至官滿歸朝動不失所如此亦爲稱職亦可安
身其或有暗君親無益政教臣所不忍也臣今所陳
前項沿征一十四件者並僞朝舊弊也其順歸之後
亦更有甚於此者臣未敢輒言陛下睿哲聰明孜孜
求理苟或審其子細必是大惻聖懷臣終俟他時盡
布愚款又上件沿征數內亦有可永且仍舊亦有可
易而從新亦有可推作國恩亦有可就爲民便若徵
臣專擅擘劃料朝廷必未施行何者供億尚煩儲蓄
未備衆人不知別有徵音或相排沮故也願陛下察

此愚管且許留中然後密抽徵臣赴闕質問儻事可
采擇則繫於否臧如理涉虛浮則甘俟典憲伏慮陛
下以臣欲歸京闕別有希求且臣自是遠人所得已
踰始望崇階貴秩非敢有心但恨天賦性靈不能俯
循時俗致此喋喋煩瀆聖明

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劉敞

宋仁宗慶曆七年通判蔡州劉敞上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
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
以魚鼈爲賦川衡不以材木爲貢盡順其性者知天

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供其取不匱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於是或以穀爲金或以芻爲帛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謂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未可且救有司毋責魚鼈於山毋索材木於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穜稑而有司乃使以糯與粳爲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順

於天下則不因於地中則不悅於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執事以治民為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切疑莫先於此夫賦稅自古有之臣願敕諸路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庶不困矣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文彥博

臣近言市易司於御街東廊設叉子差官監賣果實分取牙利損大國之體斂小民之怨乞行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亦不蒙詢詰未審聖意以為何如退

省僣狂伏增惶懼臣竊慮陛下以其事小故不足溫
而臣愚以謂所損甚大決不可爲區區盡言蓋出於
此旦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魏闕之下治象所關今乃
官作賈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
瑣屑乎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
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
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衆所不容豈有堂堂大
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論所非者乎斯乃龍斷之事
孟軻恥之臣亦恥之復不忍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
漁貧下玷累朝廷不勝憤悶輒敢屢言伏望聖慈俯

垂詳擇若以臣言非當甘從誅責

論市易

宋神宗時上　韓琦

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要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之息爲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市而無人

賈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變所貸錢輸國服則以爲息也此所

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
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
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
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
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
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
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
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所取貸萬錢
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

貸ト千半年之内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慈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

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

乞罷茶鹽榷法　　宋欽宗時上　楊時

臣伏覩陛下屢降德音欲盡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唯是茶鹽二法最爲民害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宗詔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爲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抵刑之患可謂公私兩利矣當時詔書有曰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鼓穽以陷五民也又

曰歷世之弊一曰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書
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
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丁寧至矣固後世子孫所
宜守也今茶租錢輸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
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
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黄茶每
斤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
過數倍未有茶色民間側食貴茶而細民尤被其害
行法之初京刻之吏以配賣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
其後以歲課最高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倍費無

慮十五六千則人不易供矣諸郡權貨不得根究來
歷自祖宗迄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
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
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枝蔓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
良可憫也權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
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息均之
人戶從民願也熙寧中有議再權者朝廷不行方神
宗大有爲之時況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
是爲不可行則是終不取也今鹽息散在人戶者亦
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其爲害深矣江

浙有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繰之用蠶熟以絹償之未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鬻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塩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官吏迫於殿最之嚴皆計口授之以克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不比較歲課必虧使者持節一路豈肯坐視而恬不加察乎前此定賦之後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臨事監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盜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逭譴責不免敷配取辦雖名爲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舊也臣切謂宜一遵祖宗之法罷提舉茶鹽

司使之自便無敷配之弊而人始受賜矣往時鹽息諸路所得各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漕計不乏則横歛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議者必謂罷茶鹽二法中都必至乏用臣切以為不然舊日榷貨務所積皆充御前用戶部所得無幾矣今陛下恭儉節用一毛不妄費焉用此物為哉兼榷貨務在祖宗時鹽鈔自有常數以備經費舉而行之兩無所妨陛下早降睿旨罷此二法以幸天下

乞戒勅諸蕃市易　林光朝

宋孝宗乾道中編修官林光朝奏

臣聞古之為關也蓋以禦暴惟譏異言察異服不使奇衺之人變亂於國中此為關之本意也是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嘗以是命皐陶豈唐虞所部與狄人相近深恐蠻狄變亂中華亦爲是寇賊姦宄之事此不可不責之治獄者天下釁端常生於所忽釁之未萌以簡書治之爲有餘及其已甚以甲兵取之爲不足唐虞盛時所以治夷狄者如此是治之於其早未嘗攻之於末流也東南有海道所以扞隔諸蕃如三佛齊大食占城闍婆等數國每聽其往來相爲互市遂於嶺南之廣州福建之泉州各置市舶一司諸

蕃通貨舉積於此荊淮湖外及四川之遠商賈絡繹非泉即廣百貨所出有無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臣昨在嶺外見諸蕃之貨近年以來多是蕃人以厚貲停塌而責商賈以數倍之息所以如是者謂其自有貨賣之處近聞蕃客十十五五嘗在都下自賣蕃物而以金銀為回貨今又聞轉而之他中國禁令如此闕疎非所以待夷狄也夫金銀可貴吾之所寶以塗金銷金為服用則坐罪為不輕若之何棄其所可貴者於化外窮髮之鄉此物一去即不復相流通豈不重可惜也然中國所得蕃物往往可以充耳目之玩

若用之於救水旱行軍旅一皆為無用之物至如金銀可貴自古而然豈可使之日盡月耗而不加恤焉臣之過計又不特此一事如前年於吉陽軍買馬今年復於泉州買馬及器仗此釁漸生烏可縱而不問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俗呼為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絕島續又至北鎮去州治無二十里之遠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如芻豢每得尺鐵爭先收拾所過之處刀斧鉤鑿為之一空及散走嶺外殺人為糧挾舟而行出沒水中猶履平地潮惠一帶莫不戒嚴此曹禽獸也初不知所託在何等

處尚能爲吾民之害况所謂熟蕃往來中都者章臣願聖慈戒勅嶺外及福建一路所有蕃客止令於廣州泉州相與貿易不得輒出二州之界庶幾他處金銀可貴之物不至泄之界外且無往日意外之患不勝幸甚

理財中論錢幣　宋孝宗時上　葉適

天下以錢爲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幷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

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隂相折閲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并乏矣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於此興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模刻之易而不知其爲盡錢之難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藏而不用矣將交執空券皇皇焉而無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夫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

人之識爾所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所謂錢乏者豈誠乏耶上無以為用耶下無以為市耶是不然也天下之所以竭誠而獻者有二議有防錢之禁有羨錢之術夫南出於夷北出於虜中又自毀於器用盜鑄者雖殺雜而能增之為器者日損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誠可密也若夫羨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盡鼓鑄所得何足以羨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或暫息而未復雖有咸陽孔僅之巧何以致之噫不知夫造楮之弊驅天下之錢內積於府庫外藏

於富室而欲以禁錢鼓鑄益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
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
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雖融液月鑠歲化此其廢
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
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
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
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
哉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
其患者也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
之勢至於此也賣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

之獲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幣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爲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爲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弊極而當反者也天下之事本無奇畫爲奇畫者小人之自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雖然臣又有疑焉計今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貿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

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賤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何也古之盛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至富強米斗十錢以上爲率何者治安則物蕃物蕃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所用往者東南爲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耳歲常出以供京師而資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預計惟極南之交廣與素饒之荊襄米斗乃或止百錢爲率耳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爪匏果蓏魚鱉牛豕凡山澤之所產無不

盡取非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吾宋其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今日其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况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鈔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自漢以來止用銅錢亦用鐵錢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續蔡京又請創會子今之鈔法乃襲前宋交子會子之舊耳非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國濟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在民間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法立一時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無弊耳事極則變變極則反

能因弊更新然後可傳之不朽鈔法之弊已云甚矣天下之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爲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弊亦非吉兆美讖也今物價日貴鈔價日賤往年物直中統一錢者今

直中統一貫如至元鈔五厘與一分買不成物街市之間無所用焉久而不革則至元一貫僅直中統一錢物直錢而鈔不直錢將見日賤一日而鈔法愈見澁滯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每歲發出鈔本倒換昏鈔止收三分工墨可謂巧於利國廉於取民矣殊不知一貫出一貫入鈔行民間僅存三分而民間之鈔反損三分也且鈔在天下昏爛則已何必倒換於古亦無倒換之法兼倒鈔之便止是城市間一簇人烟得濟若各縣百姓散居村落僻遠之地去城數百里得倒換者絕少未嘗便於小民也且所倒昏鈔既皆

付之丙丁則鈔本盡虛捨矣況外路倒換到合燒之鈔貫伯分明沿角無缺京都之下稱爲料鈔一歸爆爐誠爲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虛捨本鈔九錢七分之害於國於民兩有所損將見口少一日而民間愈無鈔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古者藏富於民民富則國自富唐太宗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此之謂也當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鈔與至元鈔兼行大德五貫或二貫准作至元一貫明以大德易中統不過扶至元之輕以整一時之弊

鈔每既起則物價自平矣每歲發出各省勿令倒換就支作官吏俸錢和買絲料等用却以民間所出夏稅折糧課程贓罰諸名項錢起解大都以供支持賞賜及隨朝俸給庶國家鈔本俱爲實用而鈔散天下民亦無損行之數年民間之鈔不可勝用矣鈔法既正更議鑄銅錢法使輔鈔而行則國家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將復見之若造新鈔而不行銅錢則鈔易壞爛損之多而益之少決難經久造銅錢而不行新鈔則至元太過恐一旦行之輕重相懸不以爲便二者不可偏廢也夫鑄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

賊難以脅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使法不可行則上下二三千年間滅棄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知之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嘗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僞造者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今天下真僞之鈔幾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統鈔通而計之自初造至住造該若干倒換已燒該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鑄錢不償所費則造鈔

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鈔局俸給一切物料之費也
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
鈔爲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
相背即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究其
異議之原皆由内外官吏以利國爲重利民爲輕以
至於誤天下國家也今有陳言謂何地産玉出金何
處人家有奇珍異寶則朝廷忻然從之立見施行謂
其有以利吾國也有陳言謂損朝廷一分之鈔可謂
民間十分之利或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之事則一
切視同故紙抑而不行謂其無以利吾國也上下相

蒙巳成膏肓民生日蹙災害日臻國家雖富將焉用之愚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以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即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銅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之懷十文鈔而出雖

貫水救渴亦不能數民安得而不貧即此已為明驗不必旁引曲喻以論其利害也但比來言事者非措陳厚利不足以聳動朝廷之聽昔右丞葉李請造至元鈔謂中統一張僅可一張之用若以至元一張抵中統五張一歲造鈔之費無所增益自可獲五倍之利以此啗國遂行其說豈知遺弊至於今日鈔價既賤而僞造更廣數年之後至元一張止可當中統一張國家未見其利民間不勝其害實爲誤國之謀而當時遽以爲信迄今不覺其非亦可怪也已聞言者請以大德鈔一貫准至元鈔十貫即葉李之策也若

如所言則他日至元之弊尤甚於中統矣亡宋自十六界加至十八界又加為官會以至於國亡不救此覆轍可鑒也彼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鑄銅錢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鈔云一伯文乃百銅錢今民間稱為一錢一貫文乃千銅錢今民間稱為一兩是一錢准為百錢十錢准為千錢也若以銅錢一錢自作一錢之用則物直鈔一伯文者可以一銅錢買之各處月申時估云物一斤該鈔二錢者今律以本色銅錢二錢則二伯文鈔可得物一百斤以元價計之省鈔一十九貫八伯文是錢有百倍之利矣既利於

國又便於民猶復 擬久而不決甚可爲國之謀臣
之歎也如准所陳 相鈔以扶至元之輕能倒換以
全國家之利鑄 以通鈔法之滯富國惠民之道
無以加此介夫前 吻湘司征猥役下僚區區忠愛
無由自達欽覩 中書節該諸人陳言在內者呈
省聞奏在外者經 有司投進遂於前陳已准太平
策内言有不能盡 倘出鈔法抑強戶計僧道四事
罄竭底蘊赴湖廣 司及宣慰司投進雖蒙稱善
斬於轉達言劇明切竟淪故紙今附錄於各項之後
縱不獲遇於一時必將見知於異日有居樞要達官

大臣能以致君澤民爲心者當有取於所言切謂國之與民實同一體民富則國自富國富則天下自[illegible]用銅錢[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通利且以富民爲先欽惟光皇帝立前書省[illegible]文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建元之初須行交鈔以權民用已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初行民間得便數路之[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收法又欽覩詔許[illegible]用銅錢所該雖[illegible][illegible]使用便於細民然壅害鈔法深[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欽此切詳詔意未嘗不以用錢爲便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一語可見奸臣之誤國矣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若便於民即利於國國與民相依而立安有便民而反妨國耶爲今之計不必取民之資以富其國但因國之貧以富其民民足矣所謂富民之術無他道也當思古者民何爲而富今者民何爲而貧貧富相懸係乎銅錢之興廢耳農桑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雞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人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今窮山僻壤鈔既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找不開若肯物還鈔則零不肯貼欲盡鈔

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貨物賤價求售貨不直錢而利盡歸於商賈之輩民安得而不貧詳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皆在民間如江浙一省官庫山積取贍國用可抵天下周年之稅非爲小補二則市廛交易不須貼換雖三尺孤童亦可入市免有挑鷂昏爛疑認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也民之所出者貨也鈔以鉅萬計國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不可以得國鈔若使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民之兩便也禁錢之不便亦有

三一則見有廢錢日漸消毀隨處變賣鎔化爲器滅棄有用之寶淪爲無用之銅深爲可惜二則市井懋遷難以碎貼店鋪多用鹽包紙標酒庫則用油漆木牌所在風俗皆然阻滯鈔法莫此爲甚三則商賈往來途旅宿食無得小鈔或留質當或以准折村落細民出市買物或背負穀粟或袖携土貨十錢之貨不得五錢之物或應買一錢之物只得盡貨對換此則農商工賈之通不便者也以三者之便兼以三者之不便固知銅錢誠不可廢也即今民間所在私用舊錢准作廢銅行使幾於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純使廢

錢交易如江東之饒信浙東之衢處江西之撫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行頗是利便愚嘗參酌古今若以銅錢一伯文准中統鈔一貫一分一錢權衡酌中亦與鈔文內貫形相符今銅價一斤該中統鈔一貫五伯每一斤銅可鑄錢一百六十箇則錢與銅價亦相等自無僞鑄之弊矣兼各處爐冶器具已有規可復鼓鑄除見管外仍設官旋遣嚴禁民間擅鑄銅器見存之銅足可儘用銅坑所出更無盡藏將見國家日富百姓日殷太平盛觀係以加此此特言用錢之利而已鈔法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鈔國課也朝廷

之柄用也而與民間共之可爲長太息可爲痛哭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僞鈔耳僞鈔遍滿天下而朝廷略不動念不知謀國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鈔二百萬錠發出各省倒換舉化爲灰止存工墨鈔三十萬錠而已今民間富家巨室庸僧繆道豪商鉅賈一家所藏有不啻三十萬錠者合而言之箱篋畜藏何止百千萬億計非僞鈔而何善爲僞者與眞無異雖識者莫能辨或有敗露到官乃造之未善不堪使用者耳愚嘗留杭見買賣者就庫倒出料鈔於店戶使用反覆觀之曰此僞鈔也試代以僞反忻

然而受之杭人習於市易尚不能辨況乎鄉落小民哉昔在仕途嘗推問僞鈔公事犯者謂一錠工本可以造鈔數百錠獲利如此人安得不樂爲之雖赴蹈湯火亦所不顧如不以爲然但更改鈔法悉令舊鈔赴官倒換新鈔必數百萬倍透出於元發鈔本矣又嘗考之自周漢以來皆用錢幣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武帝用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後漢光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章帝時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至唐則全用銅錢或間以縑素不聞用鈔也至宋朝寇瑊刺蜀創置交子

以權一時之宜因而行於中國識者謂紙錢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以人用鬼固知來祚之不長矣不謂聖朝立法不求乎古而循襲宋之舊誠爲可惜愚於讀書之暇反覆紬繹頗得其說旣乏之權位雖有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達惟有懷抱恨而已以紙爲鈔決難久長如欲用鈔必須改法宜倣古用幣之意以綃爲之國家立局置匠起機依鈔樣織成方幅每貫自爲一張約以尺二長七寸闊四圍邊幅俱全其貫文就機織成却以五方印色關防之取青於極東取紅於極南取白於極西取黒於極北取黄於中

土五色備具非民間可得之物雖欲僞爲將焉用之然織者可作大張難製小幅零用自有銅錢不必小鈔若朝廷出納則代以輕賫此即子母相權之說一則可以數十年不壞二則僞造者不得爲之三則免倒換燒燬之煩行之數年成多損少其鈔自不可勝用矣立法之善無出於此故曰鈔決不可用錢決不可改此事有關國計非泛泛雜律常例之比可以富民可以强國可以解歲饑可以弭外患可以萬世開太平眞久安長治之策也惟是羣言噂沓誹適爲謀築舍道傍歲不我與因循苟且唯唯悠悠最爲政之

大患也深慮廢錢日銷僞鈔日廣國計日削大柄且移其流禍豈淺淺哉伏願賢相名卿其疾圖之天下幸甚

鹽法　元成宗時上　鄭介夫

富國惠民無出於鑄山煑海二事而已鑄銅爲錢固乃國家之大典煑醎爲鹽雖知爲重而未得規畫之方今隨處立運司各場置令丞實以課程浩大必須另設衙門以專管領不知爲蠧民間甚不小也致弊百端何可勝言其於國家實無所益且如福建一道僅抵淮浙一場周歲辦鹽七萬引亦設運司正官首

領官吏人等所轄一十場批引入所鹽倉二處官攢人吏游食之徒不討其數惟吞食鹽戶而已今各處運司官吏每歲輪番分司給散工本雖曰唱名其實陽散陰收纔併開煎即以守催監裝開竈起火住火比附考較封埕巧立名色百計科擾場官因而倍取鹽戶必須應付又有總司差人催辦取數什伍爲羣不時下場追擾若不取之鹽戶從何而出上下交征逼同隱蔽戶之富者尚堪少延貧者無措必致私鬻私賣之弊官司追捜如捕重寇只得舉家逃竄鄉里逃戶已多不敢申明止令同竈鹽丁代辦數年以後

必盡逃矣此鹽司之設不便於竈戶也商旅販賣所以流通鹽法助辦官課令運司賣引鹽倉支鹽則有照引散帖百種需求方得支發纂節去處又設批引官索瘢求瑕恣行刁蹬至地頭行賣又差拘收引官檢校多餘無非漁獵客人而已若鹽價高運司官吏詭名先行攙買或鹽價低則勾鹽商聘賣及有上司官與權要之家挾勢奪買必須先儘數足而鹽商有守等半年一年不能得者又計其引數需要茶頭錢以客旅與官府交易本自疑忌豈可更加挾持此鹽司之設不便於商旅也運司關防私鹽併遠場毀遠

竈立團煎煮外立團軍巡綽爲法可謂嚴矣但團軍歲一更易何所顧藉附團數十里鷄犬不得寧甚至掠人殺牛椿配居民無所不爲其能保私鹽之不漏乎又有鹽司差人及管軍頭目巡鹽絡繹鄉村閭遇見有鹽不審虛實便指爲私從其詐騙則免公庭少不依隨遂成實禍及有正犯到官者設無財賂監禁經年轉指平民連逮無已溪壑既厭盡皆撤放或至遭斷者無非窮民斷没家財一半多不滿五七貫而已有援者咸得請脫無力者必至於罪此鹽司之設不便於百姓也運司立法凡有私鹽生發罪及州縣

並官鹽出於倉場而罪歸於州縣似此無辜何異池
魚之殃兼鹽戶不屬有司無相統攝致有一等僻竈
私鹽無賴之徒結搆鹽司上下容情縱令不勤無所
畏憚及與附場民戶交參住坐便作竈戶柴戶等名
色紊同影占又有民稅詭寄規避差役凡遇有司追
會詞訟庇稱鹽戶沮撓官府不得施行有必合約問
之事卽以辦課推辭動經歲月不得杜絕此鹽司之
設不便於官府也煑鹽榷課所以資助國用今言者
但知爲國興利不知爲國省力總其所入爲數雖多
扣其所出已費不少何異以羊易牛猶謂之得策耶

且以一引鹽論之歲給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鹽司官吏月支俸給般運水脚之費通以價錢准除折算而官司月過本錢將及一半矣此大不便於國家者也夫畜猫防鼠不知饞猫竊食之害愈甚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尤急今鹽司官吏猶饞猫惡犬之爲害也宜先去之則鼠自穴藏盜亦屏迹矣唐劉晏專用榷鹽以充軍國之用觀其行事一時莫及後世亦無有以繼其軌者其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又謂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煑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

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克足民不困弊此已驗良法古今不能易也爲今之計不必立奇求異但祖述劉晏之遺規則盡善矣宜將鹽運司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行革去併入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幹官一員克榷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事於出鹽去處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簽取本處有底業富家應當亭戶分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拾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亭戶不致於逃亡

竈戶可息於追剝民戶亦免圍巡𨓜逮之擾既無所擾自皆樂於應辦矣若非亭戶竈戶而自煎者方爲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事既歸一誰敢輕犯如工本實爲鹽司所有而鹽戶虛受其名得免額外苛虐巳云幸矣雖不支工本亦無怨也終歲額辦鹽引預於春季作一次發下諸路給散各鄉官收管令客人徑於收鹽去處支買依時價兩平交易聽從他處發賣隨所至繳鹽引自可革去買引攬引支鹽分例批引過關亠應之弊商人獲利既厚則販者必多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也古今鹽法不過爲辦課

且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今鹽有定
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於亭
戶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
其業矣至於戶日蕃而賦益廣鹽日多而利益博他
日之增羨未可以限量計也富國惠民之道已盡於
此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唐德宗時駕幸奉天贄上狀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
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

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歛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為貪散之不為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

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懍然若驚不識所以
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嗅咻未息
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
目所覩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
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
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
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項
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備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
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
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

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慼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

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冐以聞謹奏

論奉宸庫估賣物色　　趙抃

宋仁宗時上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

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係朝廷寶秘之物令一旦即行估賣深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且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省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為國惜體所有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會計內帑　宋哲宗時上　上官均

臣聞財用出於一司則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故財無妄出之費而國無不足之憂然

後可以裕民之財力而仁澤被於天下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受財貨之入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皆總於太府歲終會財賄之出入可謂財用出於一故有無多少得以相通差繆攘盜得以稽察而國無不足之憂自漢及唐其理財設官不若周之條理詳備其計入為出不若周之法制全密則上下緫緫然常以不給為患不亦宜乎先朝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於一司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受納寶貨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

報寳貨之所入爲數若干其不足若干爲之拘催歲入之數而已至於支用多少不得以會計文籍舛謬不得以稽察歲久朽腐不得以轉貿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窻牖以爲固密耳承平歲久寳貨山積多不可校至於陳朽蠹敗譭不知省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臣切聞昨來内藏斥賣遠年縑帛每匹只二三百文夫自方郡之遠至内帑每縑之直須近二千餘斥賣之直止於十之一二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夫不知理府庫之財而外求於民不知節用之術而爲多歛之計

此有司之罪也臣以爲宜因官制之意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得交檢察而轉貿其歲久之貨幣則帑藏有盈羨之實而無棄敗之患國用足而民財裕矣

乞以封樁錢賜戶部及諸路轉運使

宋哲宗時上　范祖禹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缺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

應副邪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

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以爲說若盡數與

之則恐他路援而爲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

欲悉應副則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

爲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

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

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

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

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爲此不可爲後法欲乞

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

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爲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蓄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爲救濟非均通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樁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

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貼黄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

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勢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荊川先生右編三十二卷終